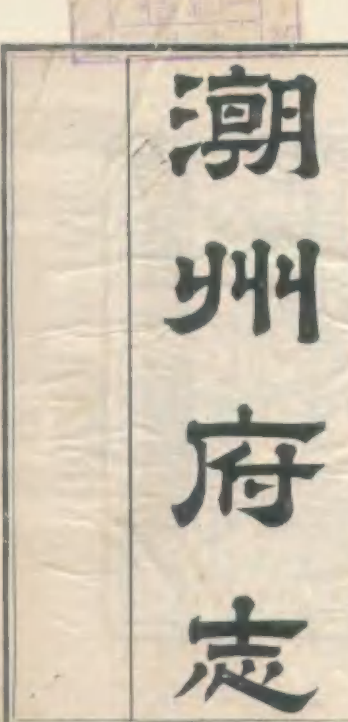


潮州府志

潮州府志序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先以
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
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
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
名物而其所重尤在以土
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然

後施以十有二教焉是可
知良守牧勤求治理紀載
之書允宜博蒐掌故為之
講求而釐訂也我
國家文治光華炳耀海隅今
大憲上承
聖天子愛養斯民德意漸摩而

涵育之海寓清寧太平有象前余觀察雷瓊習見珠崖儋耳之區林林總總罔不蒸然向化一道同風翔潮在環海以内素稱南邦樂土哉壬午歲余欽奉調任惠潮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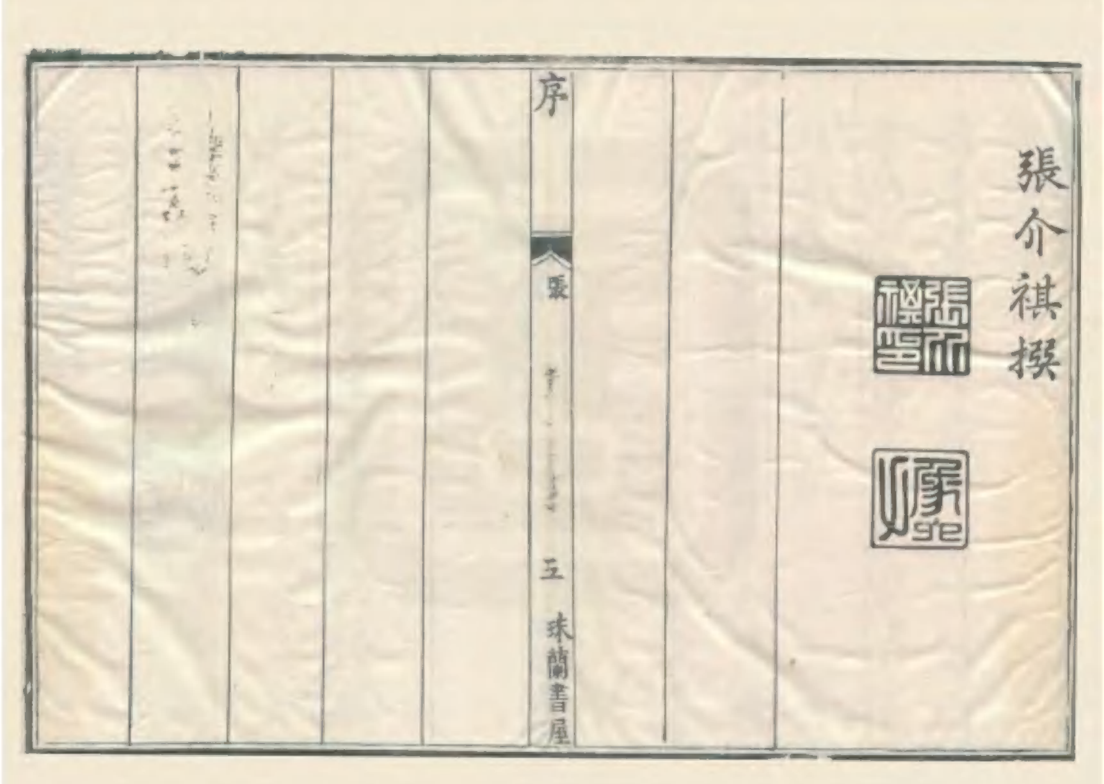
命分駐鳳城下車伊始先為諮詢民風究圖政本而太守容齋周君新輯郡乘適已告成余繙閱之餘見其仰稽天道俯察坤輿中參人情物理斟酌損益有條不紊一郡九邑之風土民物

洞悉如在目前遡潮舊志
修輯者亦數矣自雍正辛
亥距今已三十餘稔其間
轉移沿革時異勢殊人物
英賢接踵輩出苟不及今
芟蕪補缺擴實訂譌以
臻明備垂典則以風示來
茲耶夫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也車造於室可以達險
易鑑鑄于治可以宣妍媸
潮郡負山面海壤接八閩
自昌黎興教以來嶺東山
川久已爛然有光氣士習
民風駸駸日上無愧海濱

鄒魯矣唯奢靡應早防其漸囂訟務必絶其端於微文致献中寓潛移默化之意余既深喜周君先得我心更願隸茲疆者家藏一冊人執一編藉以鏡得失興勸懲一郡九邑民情益加鼓舞如水之就下盡喁喁然返淳而向道也則是志之有功於潮豈淺鮮哉是爲序晉

乾隆貳拾柒年歲次壬午季冬月穀旦

觀察使者山右淳山潔堂



張介祺撰

湖州府志序

國有史郡有乘史備一朝之掌故乘紀一郡之事寔二千石表帥一方為諸吏長民生物命係焉苟不悉其山川風俗與夫建置沿革之故政治得失之原雖欲勵精圖治因地制宜惡可得哉癸未秋九月余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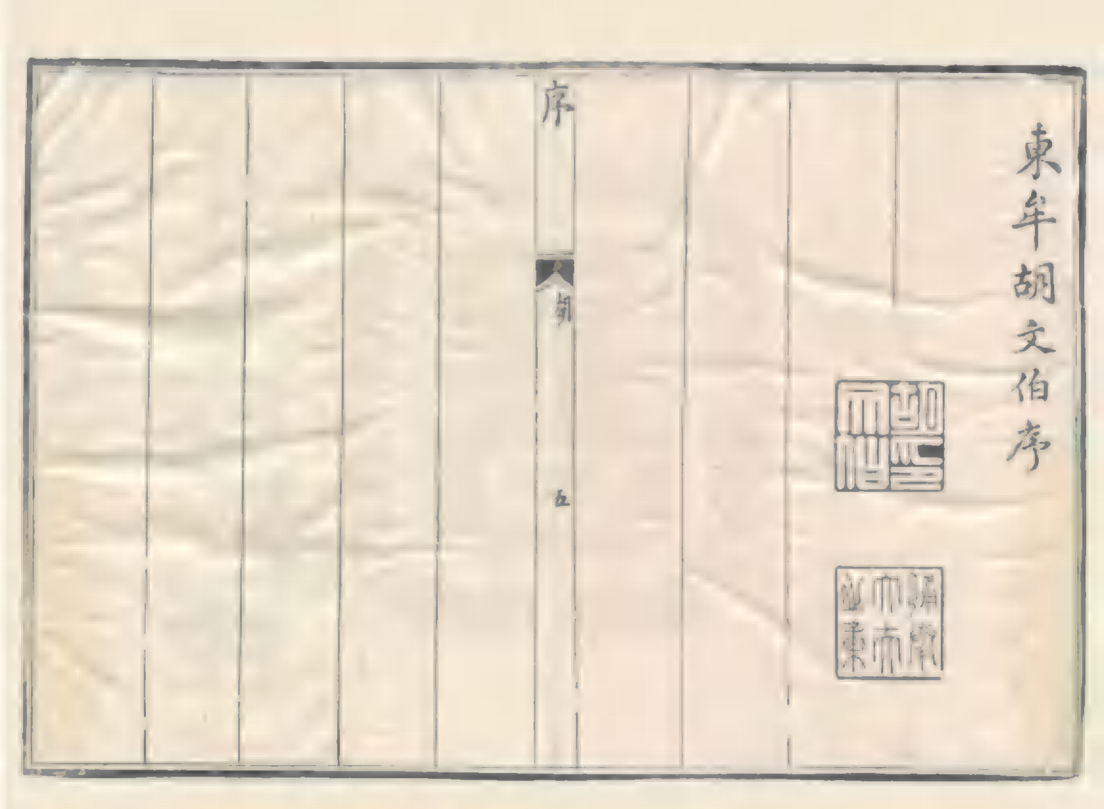
命句宣東粵下車之始撫思審要道急先務正百度以奏治功恒惴惴然恐力有不逮顧念或因或創事無鉅細非徵獻考文曷以昭信妥撫馭之郡

縣志乘以備採覽適潮州原
任太守周君以所脩潮郡志
見示且乞余言弁簡端夫潮
于粵方隅耳然負山阻海連
閩澳達江右屹然為嶺南一
都會維秦漢以前不通上國
自昌黎過化禮樂政教彬彬
乎盛矣剏際我
朝重熙累洽休養生息百有餘
年含甘實鐃醲粹者莫不涵
濡於
休明之治其聲名文物不有超
越前葉奚啻萬萬者哉太守
治潮日久其于土風武物詳

且觥矣又能博綜成憲損益
折衷核其為志於天則分野
象緯之詳於地則陵谷潮汐
之變於人則户口賦役蜑子
獞人兵農禮樂學校文章之
庶富且教莫不有倫有要犁
然具舉而於雲鎮沿革之核

尤殷殷三致意焉蓋識能監
憲典而識體要者且潮志備
於雍正癸卯歷今四十年其
間封域變置丁户增益人材
蔚起以及忠孝節廉之輩出
典禮制度之備賙凡月異而
歲不同者胥賴以傳不朽太

守於志廉功偉矣今以被議
鐫級將入都待銓去之日閭
潮民攀轅而送者載道其平
日之不苟於為治亦可概見
惜乎以太守之賢不及賛余
治理也然幸遇
聖天子知人善任當必有以展其
用者而是志也為成憲于十
世百世之後〻之官斯土者
淂詳審監觀興利剔獘俾風
俗益淳民德益厚以仰副
盛朝一道同風之治余更有厚
望焉
乾隆癸未孟冬廣東布政使



東牟胡文伯序

潮州府志序

余奉
命視學涉歷楚粵凡為志序者二楚沅州粵肇慶肇慶無論矣最善沅志之考据亟水特為精核以為有功水經注其時太守瑭君珠賢而不苟於治故有舉必善志其一端也今潮州刺史周君楚人也守潮六年大治凡潮之山川風土人材物產以及刑名錢穀之事積數歲中所得諸親歷者彙而成志其詳贍精確固不亞於

沅之志亟求而尤歎其高識遠見有非徑生俗吏之所知者則獨在載處鎮沿革表一通昔者諸葛武侯未出草廬隆中一對視天下如運諸掌其後卒無以相易蓋熟於地利故也夫地利何在在形勢形勢何在在險隘險隘者人所憑以為控制之具也不知形勢則不知險隘不知險隘即不知控制及一旦猝然臨之以事而後商控制不得而審險隘審險隘不得而規形勢

倉皇顛倒鮮有不敗者矣
嗟乎経生多而経濟以俗吏
盛而政事廢庸庸泄泄於天
地休明之日方且謂天下一
家其險可夷其隘可闢即
有陳烽故壘近在郊圻指
為不祥剗削必盡誰復於

承平無事時籌及於此兵
扼塞轉輸應援之臂指相
使呼吸相通者書曰有備
易曰設險斯即君志處鎮
之意也豈徒然哉往者君守
廉教民紡績自君去而民之
紡績怠廢余過廉讀郡志

慨然於政之廢興存乎人不存乎志然則廢鎮之志毋亦徒令後之讀者笑爲迂濶而不切於事與雖然君固不爲笑者計也志所當志去所不當志君之修志如是而已他何問焉

乾隆壬午孟冬督學使者

秀水鄭虎文序

潮州府志自序

志書與國史相表裏體裁大小不一而義例則同志盛於唐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獨見稱說然有唐三百年昌黎首推制作才當公刺潮也僅僅置鄉校牒祭太湖鱷魚文郡事略著於篇其他不少槪見論者謂溢潮八月日有不給夫以公耳目之神迅學識之敏贍閎中肆外以成一方紀載直不須時耳抑謂公辭不作史志猶史也觀其答崔立之所云求遺事致賢哲著書垂諸無窮

則徵文考獻又非無意要之潮在元和間川原封於瘴癘人民宅乎蛟窟投荒嶺表者槪以淪落自傷治譜未修鐫颸絕少据令衡昔不過得什一於千百使珥筆託空言無寧從闕典已也故自唐迄宋元郡志俱無可攷至勝國風氣漸開宏治嘉靖閒車司馬份郭太守春震稍為編緝矣燹之後蕩然無存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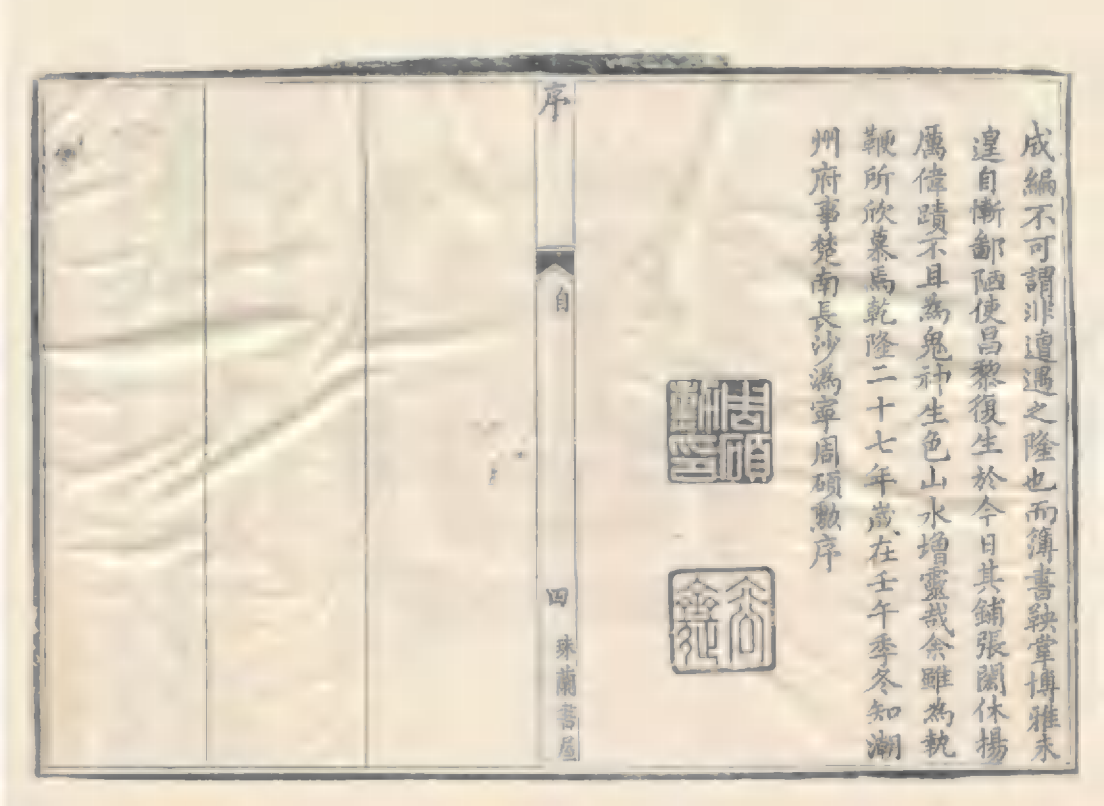
朝順治庚子草創於吳太守頡康熙二十二年𢡟寅

檄直省郡縣志送史局纂一統全書於時林太守

杭學始修之迨雍正癸卯胡太守恂重修百餘年間志凡三輯亦云備矣慨夫志之難也守令刑名錢穀日促促無餘閒視志乘廢興無關緩急即或有意修舉而攜辭辯體之詭然發凡起例之無據勢不得不遠延名宿然非生長其地人與事不相習又不得不求之本籍能文章熟掌故者而草茅不省案牘吏治無由得知甚以宗臧交遊遷延嫌怨觸陟是非難秉直筆或因仍簡陋流傳四方指為口實志之濫也毛西河謂天下不可信者三志書其一良有以夫余昔守廉州丙子夏修廉志甫畢奉

命移潮州竊念潮為嶺東鉅鎮韓江鱷徙遠勝乎合浦珠還青徑紅螺較著於分茅銅柱在昔名賢手訂成書必蔚然可觀非若余曩時僻處天涯瞑寫長搜寡見尠聞者比數年來三志常置案頭公餘繙閱近如胡志無論已即吳林二志煩簡未協考訂未詳惟二公值軍書旁午猶能旁搜遠紹補見聞於外史垂故實於

輿朝可不謂賢乎夫人事三十年一變三十年為一世其間封域有變置户口有增減賦役有盈縮人物有盛衰學校有陞替城池兵衛有因革隄堰塘陂有興廢況夫忠孝節義文章事功有卓乎不可磨滅者邇自康熙癸亥至今人事凡三變矣坐令典章名物湮沒不傳余滋懼焉爰請命 觀察梁公勤加討論得其指歸凡遺文軼事或訪之耆舊或參之家乘斷簡殘碑不辭尋繹稗官野史不憚蒐羅而於是非邪正事關表揚者尤為兢兢綜其大綱條其節目始於辛巳仲春訖於壬午季冬兩閱寒暑而藁乃就其於沿革建置利弊損益美惡盛衰之故闢多闕略而當吏事倥偬之際挑燈揮汗剞劂經營積有歲月回憶守廉時訟庭閒寂弄墨濡毫又不勝勞逸之感矣獨是我
國家重熙累洽天下之民休養生息涵煦百有餘年諸長吏無他慮攖心皆得專一其職課功策效以彰久道化成之盛余幸際
昇平踵昌黎舊治亦獲與一二賢士從容載筆纂定



成編不可謂非遭遇之隆也而簿書鞅掌博雅未遑自慚鄙陋使昌黎復生於今日其鋪張闡休揚厲偉蹟不且為鬼神生色山水增靈哉余雖為執鞭所欣慕焉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季冬知潮州府事楚南長沙滿寧周碩勛序

宏治年間重修府志舊序

按潮志自明宏治以前無可考志巳自宏治年間以郡丞車份曾纂輯一編迨嘉靖二十六年太守郭春震重修之二志賸藳飄零世亦罕見今所傳者乃國朝太守吳潁林杭學胡愉三書夫舊志每略新志較詳則守其新似不必更尋其舊第前賢刱造經營豈容遽沒致忘祭海先河之意余因彙舊志諸家之序而併載之俾後之攷核遺文者見其序如見其書而車吳諸守雖謂至今存可也

地理書肇自禹貢至於成周又別之爲圖爲志各建官設屬以掌之圖以知山川形勢則大司徒職方司險之所掌也志以知語言土俗則小史内史之所掌也而又有土訓誦訓之官通圖志以詔王其詳見於周官凡以通天下之志達上下之情故能一道德同

風俗其所繫大矣矣後世郡縣雖或有志而不領於王官有司者謂非吏議所急故其爲書或苟且以應故事其於治教所關是非得失興衰理亂之故可以昭法鑒示來茲者反多略而不書則其去成周之意遠矣宏治丙辰余來佐潮郡閱舊志而竊有疑焉一日潮士盛端明進見余以其意語之端明忻然退而重爲纂輯成編以質於余簿書碌碌未暇也近余以疾乞歸得以參之舊志考正其訛謬補其闕遺爲書四卷彙分爲二十篇科貢職官別爲年表一卷蓋其辭雖不文亦庶乎不爲無益之空言云爾潮州府同知

車份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重修府志舊序

林子讀郭公漸齋續修潮志廼喟然嘆曰予觀於志而因以知人也夫志者可以觀世可以觀學學以緝之世以聯之三者備夫是之謂志其凡例有八首地理辨其形勝而險塞可知次建置時其損益而規模可考次田賦明其版籍而取民有矩次祠祀紀其秩典而無文不載次官師里氏備輯而治忽彖稽次選舉科貢並備而明制不紊次人物顯晦襍見而賢者有徵終雜志比方類記而義例以燦災祥附著而天

人以判毋駕虛毋翼僞毋乖實可謂括倫鑒之要探墳索之精者矣嗟夫郡乘古侯國之史也如郭公之志其上班良史者乎何以言之夫郭公者行以敷志執義匪撓標古而趨有其政矣政以采志訂覈騐識囂華是斥有其學矣學以摛志考規承則弗侈弗浮有其世矣一志而三善備豈徒曰郡志云乎哉等而躋之則丞相府之圖書也林子瞿然而作曰予於是知郭公之志又以知志而因以知人也志凡若干卷

林庭壆

順治十八年辛丑重修府志舊序

予由比部郎出爲潮州守時潮之在　京師者明經數人問潮事未能了了問潮志則曰兵燹之後載籍殘缺人家即有舊本亦百年以上物矣予思爲政之大端唯在節剛柔以制治凖豐嗇以範俗別出入以經土察良楛以章教而其先資則莫備於志前人爲之是即舊政必告之意也後人遵之則不愆不忘具是矣舊本閱百年以上後人將奚所率由焉既抵任吏人抱府志進缺者勿論已其存者亦皆字畫漫滅不可辨識既又購數本合而譯之稍通其義年既隔遠事復掛漏既而諸生以郭青螺先生潮中雜記進

旁采博稽秩然成理蓋多補舊志所未備云既而諸邑令長各以其邑志進於是有志於編纂之役而以質諸同年司理賀瞻度瞻度曰上下古今之事非識深而心平鮮克有成潮雖僻左唯先生執簡而從事矣予謝不敏曰昔歐陽永叔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牘始知吏事予今親吏事而妄冀從案牘中勒成一書前之人其教我也既遠而且略予今茫茫然問事事不知問人人不知予則陋矣攷潮自周秦以來畫爲荒服而治之者多用服不氏先王耀德之云海隅僅聞昌黎至始悟以文章然猶謫吏自處也宋末

乃帝子驅車過焉大忠姓氏炳然日星明則人文日盛理學大昭而其流俗所相與矜詡者不越於利其土之物之一言吏斯土者而利其土之物勢必掊削生民而不復有愛恤子惠之政土著者而亦利其土之物勢必藉氣勢之赫奕以立致乎蕩析攘奪之患而郡之元氣日削而無復有存至今日而習尚漸更聲名政教且以無外爲盛島醜不足平也而予則爲推其所自於紀載之書法戒憑焉將竭三年之力以爲之予則又迂矣蓋予爲諸生時讀古今人山川禮樂錢穀刑名之書以爲爲治之方之所在也今旣爲

郡爲郡而至日出之鄉又經多事之地則於民益親而於事益詳按圖册以檢括就耆舊以訪詢千里之內予之心時周焉要皆求盡其心於吏治之中而非區區爲文章之事也曾子固曰誦其說者如立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人予雖未之能逮而竊有志焉矣書將成而賀司理行讀而序之直上躋於河渠山海水經諸書予愧不敢承然又不能自秘乃進而是正於諸鄉先生又進而奉教於諸憲臺爰授梓人焉其佐予采稽考訂之勞者諸生楊闈曾楝奇陳士稼鄒慶春也例得並書順治十八年辛丑潮州府知

府溧陽吳顥撰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重修府志各舊序

總天下疆域而計之而有粤東總粤東疆域而計之而有潮州總潮州疆域而計之而有海陽諸屬邑潮不儼然嶺表一鉅郡哉雖然有一郡之任則必有一郡之政山川土田之修廣可知也貢賦物產之盈縮可知也人材學校之廢興可知也風俗習尙之淳漓可知也以及草木節序之細微氛祲災祥之變現皆不可不知也然則於何而知之自禹貢記高山大川田賦物貢雖土之白墳草之漸包隨其方壤靡不紀

載周官詳其地形土俗於職方内史而以國志詔王由漢以下莫不有書記其事類後之爲史者始得因之以成表志紀傳備一代之文今夫大家巨室下而編戶細民其田業貨藏若錢刀米鹽之屬亦必有所紀以爲經理綜覈俾後之人有可持循庶幾家政不失未有漠然置而不問而謂可以經久無遺也又況其所紀者大而禮樂文章小而物情謠俗乎故政之可知者亦知之於志也潮州有志其來舊矣自有志以來壞而復修者亦屢矣歷歲郡城數經盜據人物爲之傷殘載籍爲之散逸自余承乏拊循之暇量其

力之可爲者若學校祠廟署亭橋梁之類次第興築煥然改觀矣獨郡志一書以軍檄旁午未遑修舉至是時屬廓清乃喟然歎曰是志不修竊恐歲久而湮後難徵驗也於是從縉紳先生暨各庠諸友與郡之耆老而謀之請於各憲願捐俸開局修纂始於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越二十三年十月而志成爲條目二十有八凡係於潮而爲史家吏治之所必考者具是已余又思自唐虞至今數千年所以能知其盛衰治亂人物質文之故者以其有書也今潮處嶺海之隅漢以前不通於上國至唐猶爲遷謫之邦自韓昌黎過化後迄今彬彬殆與中州爲比雖喪亂時臻而山川之氣積而彌耀形之爲節烈著之爲科名五嶺以南鮮有及者幸今烽煙不起桴鼓無驚士益業詩書民益業田畝一道同風由一郡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疆域雖殊而　朝廷之聲教不殊吾見潮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後之君子欲求其政豈猶有不可知者乎潮州府知府林杭學撰

居廊廟之上而天下之事煥若指掌者豈不有賴于圖志哉禹平水土凡九州之山川土田物產貢賦莫不備載于書周公因之作圖志加詳悉焉列于周官

爲後世法蕭何收丞相府圖書而知天下戶口隘塞之數者蓋以是也圖志之有關於國事豈不甚鉅哉惟是徵之非其人傳之非其實則或略於田賦而詳於物產或略於形勢而詳於風景或略於節義而詳於仙釋或略於傳記事實而詳於詩賦詞章甚有鄉賢名宦則祀其子孫之貴顯者節婦烈女則旌其巨族之有力者往往然也是豈圖志之指歟今四海乂安要荒咸服幅員之大亘古所無乃命天下纂修一統通志而潮郡守林君志書遂成取而披覽焉要而不煩謹嚴而不浮夸發凡起例綱舉而目備矣夫潮爲粵之南障阻山瀕海東北達閩西北達江右十一邑如犬牙相錯廣袤四百餘里治平則爲詩書才雋之區有故則伏莽亦易乘之固粵之要郡也予嘗兩至其地觀其形勝省其風俗念其瘡痍甫起煙火方集而虞其文獻之無徵矣及觀是書不覺色喜自非平日之悉心於著述搜羅於典故者未易臻此也他日者進之於石渠天祿以備國史之採擇又奚止於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爲大夫也哉康熙二十四年

乙丑兩廣總督吳興祚撰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三年薄海內外罔不率俾臺灣

浴日之區咸知稽首効順啣璧獻圖職方所及猗歟盛哉吾潮郡僻處南服嚮者烽燧生郊羽檄旁午一二臣衛惟是峙糗糧備芻茭之不遑凡諸興革事宜闕焉不講太守林君以卓犖之才來守是邦其爲治也好整以暇獨於虎符未停之會即留意蒐葺郡乘旁採歷年故實敦請耆舊核畧纂修以舊志頗襍更定銓次謀付剞劂維時正値蕩平海宇鯨煙甫息梯航日出貢琛來庭喜車書王會之攸同乃命十五國纂修一統通志繪其山川紀其事蹟以備採覽余方遣官蒐訪圖畫東至於潮適刺史林君修郡志方成亟取閱之其所載一郡版圖人物邊疆形勢風土氣候在天則分野象緯之詳在地則陵谷潮汐之變在人則名宦鄉賢之蹟罔不燦然明備至若兵農禮樂學校文章戶口賦役猶三致意焉知其留心經濟素矣昔司馬子長作史記獨紀平準河渠而不作郡國志論者惜之刺史風雅逸才其治郡皆以詩書飭吏事有西京循吏風今觀其所著爲志十爲條二十有八綱張目舉釐然若百川之分流而江海納之且以二十五年殘缺廢墜之篇而告成於一載可以覘名山大業之一班矣是志輯於叛亂兵燹之餘故諸篇

序首時有感慨徵創之意使奸宄內折其覬覦窺伺之萌而當事者亦深未雨綢繆之慮其於邊疆至計裨益不已多乎余故喜而序之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廣東巡撫李士禎撰

紀載之書不一而能于一方之山川人物以及戶口貢賦風俗建置諸事蹟搜羅晰列洞若觀火莫如郡志一書爲最就郡志而論有能徵文考獻鉅細必周詳略必究可否疑信之必悉獲以備咨訪而佐珥筆者尤莫如潮志一書爲最然則粵東古稱雄服地潮志其粵東巨觀哉志自前代修葺姑不計我 朝庚

子郡守吳君顥一修之逮今且二十五載當時摛詞掞藻之彥非無整殘補缺踵事增華彬彬乎極一郡采章之盛然此二十五載間氣化之盛衰人事之得失滄桑變易不知凡幾詎能據其紀載奉爲徵信以昭示來茲乎武林林君來守是邦復毅然引爲己任于是聘名禮俊重加修葺上下古今擴其聞見閱年餘而志成郵請一言爲之弁時予以輯瑞南旋繁于案牘未暇逮也越丁卯履端稍暇始取是書而觀之讀其志山川則概然想見古諸侯愼固封守之慮讀其志人物則概然想見忠孝節烈名臣逸士文章之

秀偉事業之光明讀其志戶口貢賦風俗建置諸事蹟則慨然想見煙火和樂富教駢加常錫酌盈濟虛之妙用與夫貞而無淫寬而有制奇而可法眞而不浮咸足以上遵王度而下凜人心蓋不禁喟然歎曰是固太守之責也夫是固太守之責也夫若夫太守之才之學出其緒餘固足爲霖爲楫豈苐彪炳郡志所可竟者予又何敢贅詞哉廣東布政司郎廷樞撰

郡國之有志也曷昉乎粤稽禹貢一書首記名山大川而田賦物產罔不畢載至周之興也復爲圖志詳其山川形勢別其語言土俗以並列于周官後之作志者遂奉二書爲鼻祖嗣是若漢若唐以逮有宋元明凡一十五國之內爲郡爲邑莫不有志良以徵文考獻大典攸存不可略也我 國家恩威遠播八荒效順萬國來同提封之盛誠三古所未有乃命天下修一統通志以備採覽余校士至潮見其地負山面海北界汀贛東連漳泉爲五嶺一大都會但慮兵燹之後哀鴻始復文獻未備涖茲土者不遑問及此事乃果菴林君裒集亦已久矣余取而觀之大綱舉節目張凡星野疆域山川城池與夫兵農賦役之類無不條分縷晰朗如列眉至于揚名宦而修武南華之

芳躅千載如覩記人物而天水元伯之休風百世猶存且表節烈錄文藝採風俗一一旁蒐廣緝蔚爲偉觀而災祥仙釋可以感發人心者亦不遺焉於戲何其備哉余竊思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作史有三難而修志亦如之收羅未廣掛一漏萬一難也徵之或非其人傳之不得其實二難也當詳而略宜略而詳三難也苟非虛心咨訪考核精確未有殺青而能垂永久者今果菴是志獨詳而不蔓約而能該毋採虛毋乖實豈徒敷文摛藻以侈一時之觀進而呈之則

丞相府之圖書也已廣東提學道斐憲度撰

今上聖明首出神武丕承八夤歸化四海同文鑾燎息乎昆岡鱷波韜於海澨巡行泰岱不求司馬遺書禮祀尼山直接大成道統禹甸山川半登 睿藻吳都風雅悉備疇咨先是 崇命岳牧分申郡縣繪十五國之輿圖垂億萬年之統志以宵衣旰食之暇寓省方易俗之心薄海獻琛重譯通道誠盛治之典章太平之黼黻也乃天南繡錯雖隸職方規外星辰猶煩軺使而潮陽一郡因革有異志乘無稽滅没於荒煙蔓草之中流落於破壁覆瓿之際蠹粉飄零蝸涎駁蝕欲求完璧載惋遺珠刺史林君留心文獻有志

裒集蒐殘缺補陋遺訪故老顯幽微韓山夜月計歷十三鄰苑春花條分四七鉅而禮樂兵農纖則禽魚花卉莫不釐焉畢載斐然成章殺青既竣屬弁簡端以余職居廉訪之司兼有弼教之責也夫國有誌焉史自出也井里昉自軒轅圖書出於河洛禹貢錯土田而成賦洪範建皇極而陳疇版圖掌在司徒歌謠採之太史事在文傳策存政舉誌所由來係誠重也地維百粵廣居厥多廣隸三饒潮處其一姬周以前世無可稽矣嬴秦之後代猶可考焉若臺侯武功佐漢昌黎文教著唐山靈水秀鄉達宦賢間氣聿鍾英

華踵發大都士說詩書民安耕紝依山作獵瀕澤爲漁屹然南服金湯允矣海濱鄒魯唯是滄桑迭變典秩淪胥碎編斷楮不無魯亥傳訛賸水殘山端藉蒐花粧點時當事諸名公皆以多聞博物之才拊兵燹蹂躪之地登車攬轡志已在於澄清帶甲枕戈心求徵夫文教龍雕天祿鳳吐元亭繪形勢之阨塞籍戶口之衆寡蕭鄭侯之圖書也明世運之廢興辨人事之得失班孟堅之信史哉吾知郡誌之進呈也潮其居最矣

廣東按察司胡戴仁撰

大丈夫三不朽事立言其一言非風雲月露之謂也

以垂聖教有經以存國是有史以徵方書有志三者名雖異而其有典有則可勸可懲足以昭示來茲其旨一也禹貢一篇紀山川田賦氣候物產殆盡十五國之風土正淫陳於詩而七月一章於星紀土物天時人事朝野服食無不鉅細畢具七十二國之朝政時事定於春秋立詞嚴謹洵爲史氏鼻祖是經即史而史不外經也至志則爲史之餘而無作史之學之才之識不可以作史亦不可以作志然則言焉而可傳傳焉而可信信焉而可興可怨以一郡之筆削備百代之得失豈不難哉古粤稱名刺史者如衛颯韓會凌皓陳堯佐諸公非不異政卓越然而文章不多槩見獨祭鱷一文擅絕千古潮固昔瘴鄉也自昌黎來謫而山水人文聲名政教表表嶺東豈非地以人重人以文傳乎果菴林君以江左名流繼昌黎守茲土勵精圖治百廢俱興見黌宮祠宇橋梁公廨城垣坊表諸蹟無不捐貲重新燦然改觀行以治最膺不次之擢起而黼黻皇猷潤色太平無難矣顧念潮志時久人湮煨燼多遺即間有父老記憶一二無異白首宮人說天寶遺事耳爰博訪宿儒旁搜斷簡捐俸纂修用成信乘覽形勝而險塞可知按田賦而盈縮

宜悉考建置而損益可酌親學校祠壇之制不啻環橋而聽講入廟而將事也閱人物而及循吏名儒節烈隱逸諸傳如揖龔黃於渤顯起韓蘇於海嶠也弔貞魂而如生挹高躅而欲往也選舉可以思作育藝文可以備居稽兵衛可以固提封災異可以資修省而臺榭昆蟲草木之屬亦得比方而類記之增其略訂其訛刪其蔓文其俚儼然一古諸侯史持是以對揚休命庶不負按圖採風能邇柔遠孜孜乎求實有裨於吏治民生以勵乎風俗人心至意余以公事按潮得取而讀之竊幸潮之山水人文聲名政教昌黎

而後益復表表嶺東而果菴之立言洵可傳不朽也是爲序

廣東驛鹽道楊佐國撰

略表山川肇稱封濬按稽井絡永列屏藩雖茅土隸於天家而域中記載咸登小史即綵綸掌於柱下而偏隅風草不廢方言是以史乘殊名理惟一致校讐務實法本同歸會逢車書混一之時適遇通志重修之日陰陽驅馭光凝五緯之先風雨裁成氣洽三階之下固已飛雲掣電辰象昭回架海浮鼉山河効順維兹潮郡夙號義安界接新羅値牛女雙星之未候臨朱鳥分火雷二卦之餘名稱有蠏之邦地當無雪

之國海濱鄒魯久著文章嶺外煙雲全無瘴癘追文
公之政事仰止韓山弔相國之行藏徘徊揭嶺歷稱
前史具有遺文獨是海上盧循軍軍毒霧遂致山中
張角陣陣蠻雲鳳棲之故里凋殘玉窖之奇花蕭瑟
卓哉刺史偉矣林君目觀峰頭輯瑞書成玉軸臨漳
臺畔賣刀績紀丹霞露冕隼輿歌行南國朱幡皂蓋
秩比西京㕓市長消戶起譚經之彥黌帆大去人傳
種植之書以至屠羊賣卜之家請辭新闐舞鶴吹簫
之輩咸服先疇爰進老成重釐舊志問遺書於故老
大可清談搜軼事於人間不妨永日車書與郭本闕
疑何止數端賀老與吳公撰述寧言同調條分二八
符伏生口授之文卷列十籤少田氏傳經之二觀天
文以察人事朽索難乘合形勢而定川原投鞭未許
力田服穡豈無五陵任俠之家走馬按鷹不盡十郡
良家之子士何以貴何以賤崔駰多憔悴之言農何
以耨何以耕李相有盤飧之語蚶田蜑戶半是勞人
苧服芒鞋難珍異物載之方策炳若列星至於破柱
埋輪原非盛事若彼廉泉讓水豈乏同心或物望攸
歸時下羊曇之淚或典型未謝彌深何武之思或蔡
君謨之吳箋有慚清節或張乖崖之蜀鎮盡說剛風

或酌酒而溯前賢程處士芳嶶何在或臨流而懷曩哲劉鐵漢故址猶存或香草無多大夫之遺言可表或竹林已盡步兵之嘯咏堪師或獅座珠林慧禪師高蹤一代或香閨璇德女尙書獨步當時莫不綱舉目張以規以鑒由是條分縷晰無黨無偏登風俗之良書十五國此其最矣成廟堂之信史二千石誰能過之豈特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缺百官輿服范拾孟堅之遺而已哉惠潮道陳其政撰

郡之有志也例也不獨潮爲然也志之議修亦例也不獨潮爲然也不獨潮爲然謂潮爲獨異者以地之異時之異主修者之異也其異者何蓋山川如故則有陵谷之移時代遷流則有風景之別人文日變則有隆替之殊潮自漢以上勿論當唐宋時方以炎方澤國與魚龍爭處士鮮詩書民病瘴癘其後風氣漸開山川文物皆爲丕變幾與吳楚並駕猶不免謂瀕海習俗多事魚鹽輕生犯難致萑苻易釁故自明中葉不靖迄　國初鴟嘯狐鳴致煩薄伐當軍書旁午之際吏疲拮据民勞征輸日不暇給遑問志事及幻蜃既消狂飈頓息而哀鴻復渚故燕還巢寧輯方來亦復難徵文獻縱草野紀聞掛一漏萬以故志事缺

然乃郡守林公守潮數年以經術經世務之才綜核諸大政函鼎烹鮮庖刀游刄悉巳奏最而蕩平適遘志事遂興興會之逢于斯爲甚且與耆舊陳園公林介文兩君筆削點定草創藁成復就佘楊諸先生釐正之將數十年未紀之事旁蒐廣緝如是缺者悉補陋者悉文訛者悉正麟麟炳炳蔚然大觀是潮志之獨異信不誣矣余適待罪澄海與陳林兩先生爲故交因得竊窺其書深嘆馬文班實二者俱備方未敢贊辭而公謬以余爲知文命贅一言余下吏姓名殊不足辱簡端謹述其三異以對澄海縣知縣湘潭王岱撰

史何爲乎信也信以行遠昭示不回匪是則僞矣君子無取焉夫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一時耳目萬代是非係之誌也顧可或苟哉我潮郡誌不知始何年有明郡丞車公份於宏治間一修之矣大守郭公春震於嘉靖間再修之矣至　國朝順治庚子郡侯吳公顥修之去今二十五載雖日月無幾而滄桑多故復虞遺缺無以登諸簡編果菴林公來守是邦慨然以爲巳任日與縉紳士夫考鏡圖經蒐羅掌故所謂嚴袞鉞於筆削寓經濟於文章其意豈有異歟念余

八閩督學歸來計離潮忽忽十餘年矣風景不免殊觀見聞詎能周至慚無一得何有三長乃叨越敦請辭不獲命竊向諸同人矢願曰綜覈古今文與實副庶鬱爲鴻裁永傳來兹乎然余因之滋懼矣是是非非直道也直道難行匪今斯今當有知我罪我者不意二豎時侵坐臥邱園之日多積月成歲未能與諸同人彙帙而分門刪繁而舉要及誌將告成始得肆力一覽觀焉見其據事直書非徒踵事增華大而覈簡而該婉而嚴麗而不靡視昔有光矣烏敢掩一時耳目貽譏萬代哉趙淸獻曰日有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其不敢告者不爲也況人之所爲炳若星日故爲之矯飾其中究之人不可欺也天不可欺也自欺焉已矣所以世人徬徨問津渡終屬汪洋撈月明旨哉言乎余不敏素不欲爨火浣布者敢書數言於簡端郡人楊鍾岳撰

五嶺爲神京南藩當鶉火之次屬離明正位其自羅浮以東越循梅過藍關秦嶺諸勝爲潮州郡山川奇秀人物繁阜風華才藻之盛甲於炎荒亦百粵東南一小都會也所屬邑十有一山海半之雖稱沃壤千里然前則俯陽侯之宅後則鄰木客之庭衣裀苞桑

之戒所在都有　國朝混一區夏嘗遣公府將軍重臣鎮撫之以其接壤八閩長鯨出沒風鶴震鄰每宿重兵以成猛虎在山藜藿不採之勢故潮雖海濱鄒魯之鄉而亦不可謂非用武之國也北者氛祲露布昭宣七德九功咸薦闕廷之日也則謂是編爲治定功成之書也可先生揖予而言曰疆域之紀慎封守也繼自今其永奠屏翰之勝矣乎風俗之記謹習尚也繼自今其永敦醇龐之化矣乎官師之列貴民表也繼自今其仰企昌黎文惠之芳躅矣乎賦役之定懼繭絲也繼自今其常存用一緩二之意矣乎選舉

科目之彙重人才也繼自今其追蹤程茂才趙天水之令軌矣乎至於覽藝文則思立言之堪垂夫不朽錄行誼則思節烈之足照夫汗青山川有識物華天寶煥其光星野有書仰觀俯察明其候讀沿革建置之篇知今昔之殊制因乎時也觀學校兵防之備知制治與勘亂防其漸也他若災祥仙釋諸軼事亦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誰謂非風化之攸繫哉因屬予弁其簡端予謂志之作所以鏡往而察來也先生既以靜穆之治表章文獻又復博採旁徵揚孅去慝寓鑒戒於褒譏存公論於臧否覩是書者

師其得復鑒其失使全潮十一邑人心漓者復淳華
者歸樸鞏固苑桑尚其長治而久安其在斯乎郡人

佘艷雪撰

國家混一寰宇威振八遐窮髮不毛之民咸隸象胥
蚍連□聚之族盡膏霜鉞邇者海若効靈長鯨唧壁
極武節之煌煌廣提封於萬里三古以來皇王之盛
所未有也今奉 命特徵十五國方書以志一統夫
志史之餘也作史有三難曰才曰識曰學修史亦有
三難今昔異時人事遷變考據之難一遺文放失博
訪難周簡編缺殘豕亥莫辨覈實之難二獨輯則孤
掌不鳴衆撰則意見競起平情之難三潮志續修於
吳郡侯顥將歷三紀矣天道十年一小變人事因之
潮遷斥之餘兵燹頻興半壁淪陷賴 威命震疊烟
消燧寢而山川疆域能無高谷深陵之異狀乎土田
租賦能無盈縮豐儉之殊情乎往者召募徵調奔命
不遑今兵制能無變更尺籍能無虛冒乎圜橋璧水
之瑋觀青青子衿之講業能几筵如舊蛾子時術乎
若風俗若選舉若人物有一不覈將何以昭勸懲垂
來茲歟郡侯果菴林公籌之熟矣先生筆挾風霜義
嚴斧鉞猶以事關對揚謙遜不遑爰咨之鄉達採之

芻蕘缺則補訛則正蕪則刪疑則覈幽則闡踰年而志成星紀昭然也所以調爕之者寓此矣提封井里燦如列眉也所以經理之者寓此矣田賦租調之制截然也所以節宣之者寓此矣問宮牆則霞麗星輝問祀事則肥腯告虔菁莪之化明德之馨寓此矣問兵防則壁壘森羅封守慎固先事而綢繆後事而克詰寓此矣風俗物產不無少變也所以轉移維挽之者寓此矣表幽芳于千禩彰烈節於今茲文章增炳蔚之光災祥紀人事之召大而鹽屯小而榷務一一皆綜古今關政治先生條畫已詳搦管者特踵其事

而點染耳獨怪煌煌鉅典謬及山髦自揣揭婦已老江毫全枯澌然從諸公後妄稱敷文摛藻是七襄雲錦而雜以腐絲也幸提綱挈領有郡紳採隱搜幽有良友碌碌因人附名方策有甲在面矣所願讀志君子憫東野之馬力吹嶰谷之鳳音鏡古準今黼黻盛治是書良太平之筌簹也郡人陳衍虞撰

雍正九年辛亥重修府志各舊序

余承乏潮州幸接昌黎舊治愧無昌黎文學足潤色海邦增此地山川之重顧念志郎史也非兼三長不足以傳於世操觚家往往易言之槃匜之工以營宮

室補鍋之匠亦鑄湛盧或見槖駞言馬背腫者有之文章一道寸心千古作之者難知之者亦不易也潮志自　國家定鼎以來前守吳君顥林君杭學興脩者再吳志頗簡潔於古爲近林志稍詳則求合於人情土俗者余謂志書紀載政體所關必殷然世道人心有益於民生吏治方非苟作意欲採吳林兩家之長依正史體裁敘次之刪其繫雜衆以論議使垂法戒爲方隅不可少之書而庶務紛賾每歎弗遑乃繙閱舊聞義取纘述就林志所未及者補之四十餘年之間因革損益官斯土生斯土者凡有繼起不没其

實備一方之掌故焉足矣昔昌黎有史才居館下而不作史况余簿書勞吏儉腹空膚安能以無米之炊與海内爭不律鼓旗哉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後之君子留心吾民自能會吾意而通之觀方輿城郭則思提封險易何以經畫區分觀山川兵制則思鎖鑰嶺東何以綢繆未雨觀賦役學校選舉人物則何以使潮民各厚其生正其德觀公署職官名宦則居此位治此民者又何以無慚尸素至於風俗災祥物產古蹟祀典學校等貞淫美惡得失盛衰司牧之精神無刻不與潮民相維繫則觸目會心處處可當

箴銘豈必在志乘文章之工拙哉雍正九年辛亥潮州府知府蕭山胡恂撰

令一邑者當知一邑之事守一郡者當知一郡之事凡疆域關隘貢賦徭役以及習俗之好尚地土之腴瘠必周知無遺而後治理游刃有餘民隱得以洞悉厥惟志乘以資考據是故禹貢周官以後歷代省郡州縣莫不有志所以援古證今敎民訓俗志之爲書不綦重哉今天下車書一統聲教迄於四海萬國誠服 命各省重修舊志黜浮崇實校正舛譌粵東省志修竣甫經進 呈而潮州郡守胡君平日留心地

方表帥化導頗有條理顧郡志相傳已久闕失漫漶不足傳信爰廣搜博採就正有道而於公餘之暇互相較訂書成請予言以弁其端夫潮粵劇郡也領十一邑山海交錯通閩中達江右幅員遼濶守茲土者誠非易易惟在提綱挈領明無不察而政始就理茲閱胡君重訂郡志一書列卷二十有四分圖疆域詳繪山川歷歷若指掌而兵農禮樂人物事蹟等類開卷無不了然臨民者當詳審熟觀殫心化理有利於民者興之不便於民者除之敎孝弟勸耕讀鋤奸禁暴俾風俗益淳民德益厚以副 盛世一道同風之

治是予之所望於賢守令也是爲序雍正九年辛亥

制粵使者郝玉麟撰

人臣受秩二千石爲諸吏長民生物命繫焉苟不悉其山川之險易土田之上下宦賢之臧否風尙之淳澆與夫建置沿革之故理亂得失之原縱殫精竭慮欲興利而剔弊其道蔑由辛亥夏廣東通志告竣具表進

呈後潮守隨以所修郡志至竊念余來撫粵者幾一載顧戶口何以繁息賦役何以均平膠庠何以培養軍伍何以整飭風土民物何以又安形勝疆域何以鞏固惴惴然恒恐覆餗隕越不能貞百度而奏治功況潮州距省最遠屬牽牛分野界在閩南兩越間由南澳至甲子門沿海綿袤五百餘里雖漢前未通上國自昌黎過化文章禮樂彬彬雅雅實與中州相頡頏不洵粵中一大都會矣哉溯斯土者占星候氣考驗災祥非具文也勞民勸相之義於是乎在焉嶺海城郭仍厥舊制而設險固圉法準地利復隍衣袽之戒其敢忽諸由是田賦版籍之有登耗兵防郵政之有修弛學校選舉之有盛衰名宦人物孝義節烈之有多寡其關於在位之經營調劑鼓舞而振興者不少然則泯意見消猜疑上下和衷寅恭交贊

務有益於民生而無戕於物命使雕題椎髻之倫龍戸馬人之族亦得沐浴休明優游光化以仰副命官之至意者太守之責也若夫仙釋之幻詞翰之工以及珠犀象貝之珍奇雖例必筆之於書而職思其居當非夙夜之所敢知者矣余惟樂太守之志之成而不使淪於草莽更嘉太守之才之賢而能率作興事且以龔黃之績期太守爲良二千石庶幾不負此志乘之盛舉也夫廣東巡撫鄂彌達撰

客春余奉 命粵東校士越梅嶺渡江而抵羊城昇平化洽島嶼風清已略見嶺南聲名文物之一班矣

踰月卽補行潮州科試事過藍關秦嶺謁昌黎公覺浩然之氣猶存意潮之人沐文公之化其文章風會之盛必有可觀者逮閱文而所稱風華才藻甲於炎荒洵不誣也雖然此特覩潮之文藝一端耳若山川土田貢賦物產與夫兵農禮樂人品風俗其他鹽鐵潮汐雚人蜑戸之至繁且纖者不可勝數方以未窺全豹爲憾旋以歲試匆匆未暇旁及今閱一載矣適潮刺史胡君以公事來會城賫新刊纂修之郡志以示余余縱覽全編不特考覈精詳條分縷晰復繪圖補說如星羅碁布聚米畫沙十一縣宛然遇於目睫

間令人有觀止之嘆且可奉爲徵信以昭示來茲上下今古擴其見聞賢太守之苦心亦與之俱傳今
聖天子聲靈遐暢海宇又安持是以對揚休命因地而制宜之南服有金湯之固海濱多鄒魯之風其有裨於吏治民生風俗人心者豈淺鮮哉余樂其志之蔚然大觀爰於考課之暇率筆而書於簡末廣韶學政鄧鍾岳撰

今上御極之六年　命天下纂脩省志用昭車書一統之治粵東開志館於省會則先檄十府臚其各治山川土田政績諸大事以次具聞有所考據獨潮州刺史以甫成之郡志報司省志者見其簡而該實而不華無以易也採以入者大半焉刺史侯省志告竣乃徐刻其郡志以示專守之意而問序於余余惟論志者皆推本禹貢尚已顧物俗民風略而弗載何歟豈三代而上沕穆渾噩天下一致有無容紀著者耶潮古名郡自韓陳諸公來涖是地風會一開顧數百年後亦稍變遷矣予於今歲四月巡歷至止并海而還既見大山川之鬱秀土田之肥美而又見夫民俗之樸茂與夫文風之醇粹蓋至今歷歷不忘焉每深嘆夫致此之匪易而我　朝之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者至深且遠矣今　詔纂修天下一統志而取材於省志粵東志於潮實取材焉其黼黻太平昭襄盛典者寧有極歟是使者之所樂睹也爰作數語以弁其端且爲爲刺史者勸觀風使者焦祈年撰

事有待人而行因時以舉萃一方之風氣輯萬國之車書者誠莫如直省郡志之爲亟巳顧省挈其綱而郡總其目郡茍無徵省將奚據然則以省視郡而郡志爲尤要第非得其人主持肩任裁制合宜則畏難而無以集事矧當此重熙累洽之時文物聲名山川封域鉅而禮樂兵農微而昆蟲草木無不丕冐於光天化日之下以成大一統之盛而永永無極者編摹記載罔敢缺遺郡志也實爲省志之基始烏可略焉弗講乎哉潮州隸粵省東偏提封五百餘里屬邑之濱海者六環山者五控汀漳引章貢魚鹽耕鑿之饒人物科名之秀甲於他郡乃索觀舊志恒多闕失葢自前太守林君脩輯之後迄今已四十餘年矣慨然久之迨余總粵藩適奉有纂脩直省通志之　命不揣固陋輙毅然引爲巳任置館局延名宿旁蒐博採攷訂增芟寧嚴毋濫寧質毋夸自公披閱寒暑昕夕靡或倦經營歲週而省志將報竣今太守胡君所修

潮志固先脫稿藉以參稽者居多信乎郡志爲省志之基始胡君可不謂知所先務歟試取其書而讀之於疆域方輿知經畫綢繆之計於學校祀典知詩書禮樂之原於兵防戶役之兼備而繭絲保障可按籍而求於名宦鄉賢之覈實而韋布簪纓亦分鑣而著至於風俗與時爲變遷災祥有繫於人事以及川原物產之可以利用藝文雜記之可廣見聞纖悉不遺例無泛設斯志也必如胡君之不畏難以盡其才不苟安以曠厥職所謂待人而行因時以舉者豈僅省志之克賴其成行且備採輶軒丕昭嘉績文章政事並垂不朽也喜而書之是爲序廣東布政使司黔南

王士俊撰

郡邑之有志也蓋本於史氏之流自司馬班范創八書十志列傳諸體而後之志郡邑者咸獲所取衷是志猶史也韓子辭不作史謂持論不正衡品不公卽罹人非鬼責之譴修志者持論務取翻新非正也是非一憑愛憎非公也惟得乎韓子之公正而後可以脩志傳之不朽焉潮處東粵之東阻山帶海嶺峒深遠濤瀧壯猛蜑雨颶風時作漢唐以前雖通聲教而文物未著天地精華之氣半湮於荊榛瘴癘山嵐海

市之中韓子出守夫潮教之以禮義宣之以德化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能馴鱷魚之暴見信南海之民潮人未知學命進士趙德爲師士皆志於道而篤於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至今潮之人思慕不忘山曰韓山江曰韓江木曰韓木堂曰仰韓凡潮之山川臺榭以及草木無不志之爲韓而韓子之一言一論皆可垂之爲志矣方今文教遠敷黎民於變時雍歸心嚮化梯山航海重譯來朝幅員之廣未有如我　朝之大者　命各省督撫纂修通志嶺南已有成書恭進矣潮郡胡守念舊時府志殘缺於公餘之暇焚膏繼晷凡經史子集新舊通志十一邑諸志以逮稗官所紀金石所遺父老所傳聞靡不包括旁羅惟陬言之務去爰列目三十分卷二十有四展而讀之因歎其紀事纂言厥功爲大及息心屏氣披覽數四又歎其良工心苦發凡起例皆規摹史氏而其意義謹嚴則非司馬班范之文而韓子之文也夫人立身行已之大與所以事君治民者惟言與行二者而已今胡守之文既已獻宗韓子矣其教士養民信於人而被於物者亦必將一本韓子以爲法而以其所以治潮者治潮則庶幾言行交孚與韓子後先輝映而傳之不

朽予不能無厚望焉是爲序廣東藩牧楊永斌撰

夫風化必徵之文獻而後備政治必先由風化而始平故代有史而方有志所以紀其實備稽詢而資治道也安有文獻無徵而可以觀風出治者乎凡封疆建置河山形勢秩官嘉績文教武功莫不于志是徵則志之作也非直爲觀美猶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史紀傳表春秋左國以志地志人志事志言而昭示來玆者也乃有關於政治其亦重且大矣余本江左書儒常有志於曠觀博採故早歲効力西陲出入長垣蓋十載于玆不啻所經之地民風土俗則幕庭氊酪之邦穹廬牧畜之宜以及疆域之要害關梁之阸塞莫不夙返於懷常欲錄之簡帙以俟大書特書蒐羅資治其亦豈淺鮮哉第媿才學仄陋兼之軍興旁午戎馬疆場之間未遑纂編及涖粵五載位躡廉訪職司弼教而於方隅之內無微不考無故不蒐今
命十五國纂脩通志未竟而潮太守胡君適以潮志請序于余余披覽之而歎曰胡君先得我心矣夫志者所以紀其實也今胡君以實志潮而且綱舉目張存疑去誕删華博質褒善貶惡不飾詞以夸前不增美以燿後有倫有序無黨無偏是志也而實史也至

於疆域之廣袤山川之阨塞關梁之沿革庠序之廢興以及郵程遠近斥堠嚴密田賦虛盈鹽鐵利弊惟志之詳且備不僅爲一方之文獻而教化政治之本皆由此出是志也而實史也且潮郡爲東粵之屏障當豫閩之要衝阻山瀕海又爲伏莽易乘之地居東粵之要害是嶺表之巖疆而胡君纂輯之間雖博採旁求猶且緦緦以苞桑戒懼爲心故益之以海防圖說參之以學校禮教胡君可謂知所務矣乃若漢臺侯之武功唐昌黎之文教映帶古今步趨先後俾將來守是邦者抱綢繆之慮紹禮義之風儼然南服金湯海濱洙泗也觀斯志者毋以胡君之麗藻鴻辭叅斷筆削足稱偉觀須知其經濟政事益將并傳於不朽矣廣東提刑使者黃文煒撰

潮州府志目錄

凡例

一是書統計三十六門四十二卷較前守吳君穎林
君杭學胡君恂三志叅訂較詳附書院義學於學
校附雜稅倉儲關榷於賦役附育嬰堂養濟院癲
民所義塚於寺觀附塋墓於古蹟皆各從其類
一諸門俱九邑分列惟星野潮汐颶風全郡從同不
復晰分以滋傳會氣候則統論於前仍各縣臚列
於後而訪之土人叅之志乘終有同中之異
一胡志終於雍正九年辛亥其時嘉應州豐順縣俱

未分建今之潮郡與所屬海陽版圖已更凡山川
古蹟都啚寺觀悉爲區別屬嘉應者不錄而海陽
豐順兩邑亦各歸統轄勿令重複
一沿革表叅稽歷代務求可據疑則闕之仿明代職
方圖載虔鎮表與虔鎮圖以潮郡爲數省毗連之
地峻嶺崇山向多伏莽必合梅循汀贛之全局瞭
如指掌然後可以語戰守蓋四肢被創連及心腹
任封疆之寄者欲知輔車之勢當悉扼要之形實
聯絡而非贅疣當勿誚爲迂闊也
一府縣疆界先詳其廣袤而東西南北四至與鄰境

接壤處里道必詳俾不出戶庭而四境如在目前

一守土者不知一郡一縣之形勢難免面牆之誚茲叅以通志及府縣舊志錄其精要祛其誣蔓展卷可得其梗概

一城池爲地方保障因革廢興書之必詳而沿海城寨與內地並重未雨綢繆未可一日忽也

一舊志災祥掛漏譌謬因叅互考訂延訪耆舊得若干條皆信而可徵其餘附會荒唐槩置弗錄

一陵谷變遷都邑墟市今昔不同大小鄉莊必詳載方向及道理若干墟市載明趂墟日期皆民生政治之要

一寺觀載在舊志及舊志未登者悉補入而田畝亦附列載焉使後人有所稽考

一山川古蹟無關名勝者弗紀附塋墓以表賢也宦而葬於斯者必書懼湮沒也

一水利關係民瘼故詳其原委而灌田頃畝之數亦備書焉津梁乃王政之大端數年來按部所至大半皆身所親歷紀載頗詳

一潮郡爲邊海澤國隄防以衛田廬民生之休戚繫焉故丈尺必載廢興必詳實心愛民者斯志具在

必不高閣置之也
一戶口田賦原額與今額不同今以現在　奏銷編
審冊爲主而參以賦役全書俾後之覽者知取民
有制以昭
聖朝之令典
一經費因革參半而必全錄之者欲使後人從流以
溯源也輿臺賦役之名原不齒於大雅轉輸會計
之簿聊備覽於有司
一鹽法有關國計民生吳林胡三志紀載未詳今埠
場成例纖悉畢載其於理財大道雖屬一斑而欲

知鹾政於潮橋者亦可問津於此
一學宮先賢先儒位次乃天下通行無庸再贅惟雅
樂乃乾隆辛巳年　大方伯史公奕昂頒行得闕
里正傳余於壬午夏延師教習諸生樂舞漸臻純
熟定有章程勒石　廟庭以垂永遠茲不瑣載
一古所稱德施於民者則祀之名宦祠是也鄉先生
殁而可祭於社者鄉賢祠是也其典甚鉅今兩祠
崇祀必詳加考核雖年代久遠案牘無稽務有本
傳實在政蹟懿行可據如鄉賢中前明禮部尚書
盛端明因黨陶仲文追謚削職詳明史神童蘇福

年十四而殀爲中殤已志人物文苑中足以傳矣
均不在祀典之列餘以類推
一寒士沐　先賢膏澤而有學田沾溉原屬無幾自
庚午開元寺租歸官而學田亦漸歸官是長吏與
寒士爭錙銖其細已甚今遂加釐正備書於冊以
存養士之遺意以待後來之擴充
一鄉飲大典府縣舊志俱畧不載記曰自鄉飲之禮
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今附載於學
校之後使良有司按籍而稽上不循故事下不盜
虛聲而型仁講讓之美意庶幾近之

一志載各祠田先爲土民隱佔或豪强以僧戶影射
而分肥祠宇傾圮祀典不修久矣余自庚辰冬至
壬午夏郡城祠宇次第修復田亦次第清理租額
祭品咸勒之石後世知禮君子披覽斯志尚其鑒
余苦心毋任廢墜
一人物分十三類曰名臣循吏儒林忠烈孝友文苑
武功義行隱逸耆德方技仙釋列女舊志濫收者
嚴加甄別湮沒者廣爲蒐羅然悉以蓋棺爲定其
人尚在必不妄登
一閨門以節爲重烈則處變而不失其正雖事非常

經亦足扶植綱紀志內所載必一一核實始爲立傳既操風厲之權更防詐僞之漸殆亦幾經斟酌矣至正節紀畧分類有九因限於卷帙非有軒輊

一選舉自薦辟而下惟科目及恩拔歲副正途其援例及行伍中果著偉績軍功又另有傳既顯豪傑之士亦重進身之階

一職官表文員至捕巡武員至守備籍貫必詳如前明知府黃玘有延平屠伯之目謝光有貪墨之稱推官李毓新有抄掠之號通判鄔尚絅勦寇有功揭陽縣丞許德治績昭著均仍舊志據實直書以

昭勸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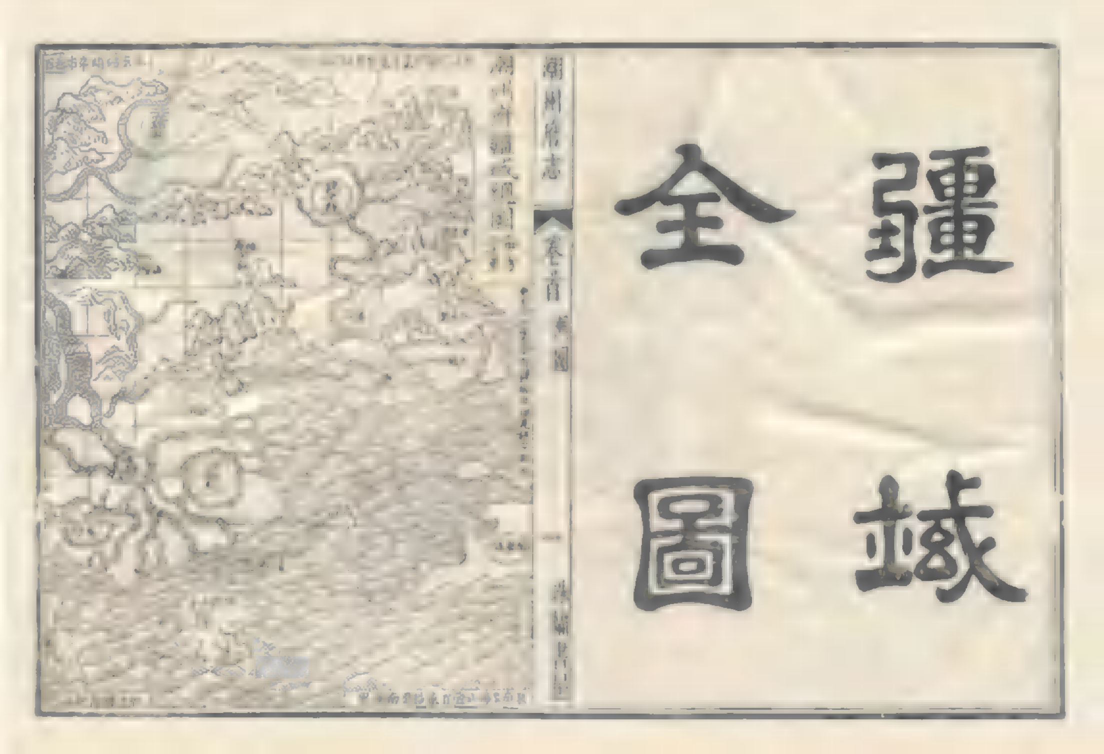
一宦績所以勸有位也宋元明三朝仕於兹土有已登史册者迺舊志多漏今爲補入至流寓欲附人物之後終嫌主客混淆爰綴宦蹟之末於體制稍爲穩洽

一關隘乃扼吭之地文以經邦武以弭亂悉繫乎此若備官而未之聞則鰥厥官矣余數年按部所至無不留心體訪或徒步登高望遠有所得隨筆之於書是以水旱關隘分別最要次要俾成算在胷緩急可恃

一屯田具載戶名地名畝數而所徵銀米俱詳賦役不贅蓋自裁衛歸縣屯糧已改屬縣徵然必存其名不令湮沒誠以海疆重地興廢隨時姑存以俟參攷

一潮郡負山瀕海素爲寇盜淵藪故編纂者必及之郡縣舊志皆有兵事一門命名不類爲易名征撫雷霆雨露並著南荒所以褫奸宄之膽亦俾文武官咸凜載舟覆舟之戒惟舊志沿誤闕略者多博採羣書參互考訂藁經數易覽者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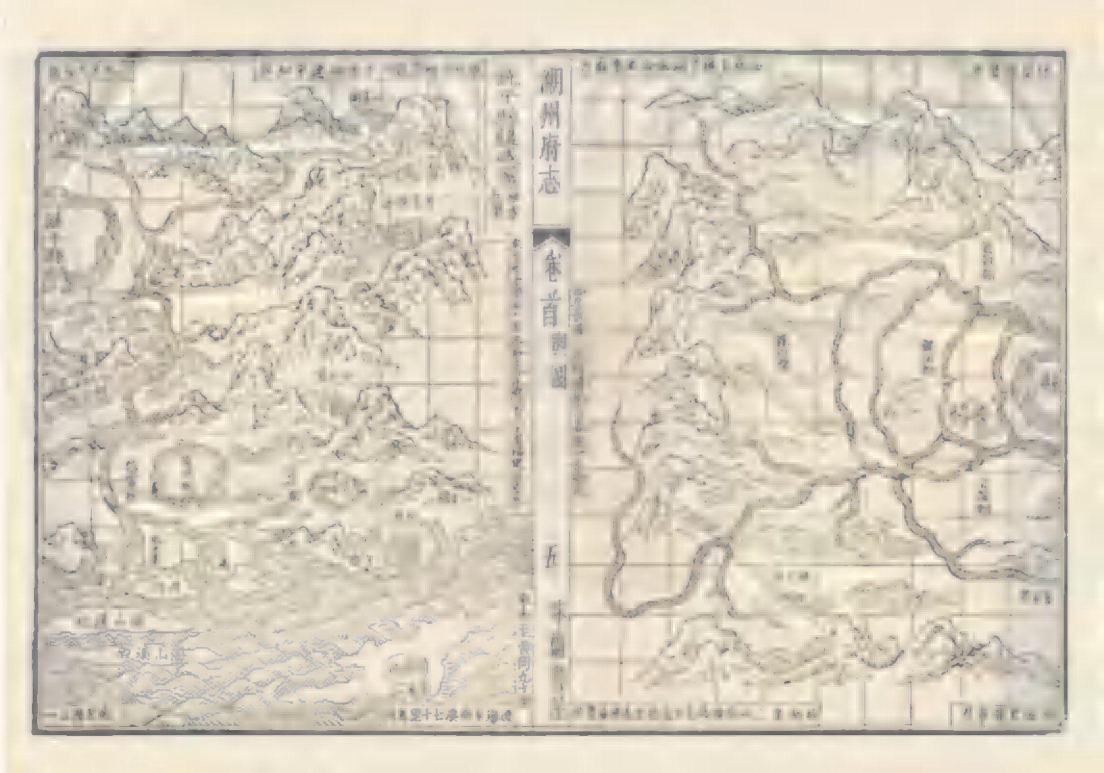
一藝文必有關政教抑或以地重以人重者始採入若碑序譔辭騷壇唱和槩不敢濫收昌黎與大顚三書後世禪和子借此妄撰公案援儒入墨無忌憚之甚斷宜從蘇說斥爲僞作聊寓衛道之意趙德文錄序雖附載昌黎集中究疑贋鼎姑從其闕郭太守陸丞相墓辯陳正言辭郎洲辯悉爲考正其餘間有裁剪潤色而梗概仍照舊本非得已也


疆域全圖
潮州府志
卷首


卷首
圖
二


潮州府志
卷首
三


潮州府志
卷首
圖


湖州府志
卷首
輿圖
五


潮州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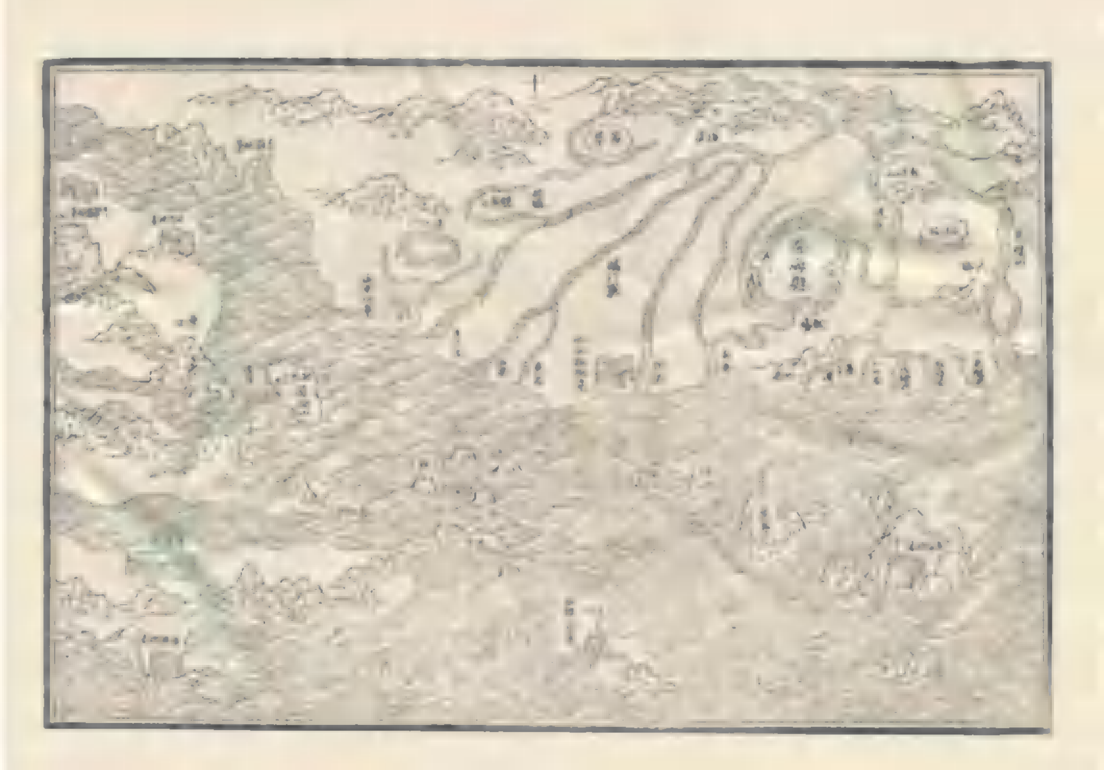

潮州府志
卷首
八
大埔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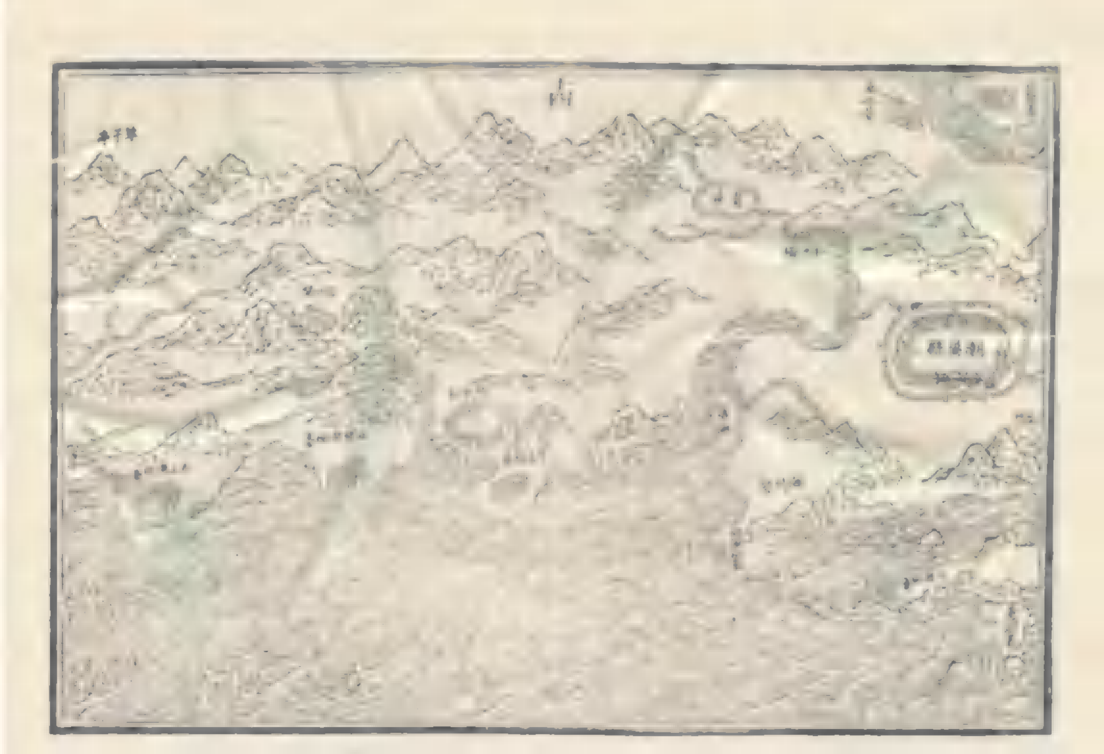

潮州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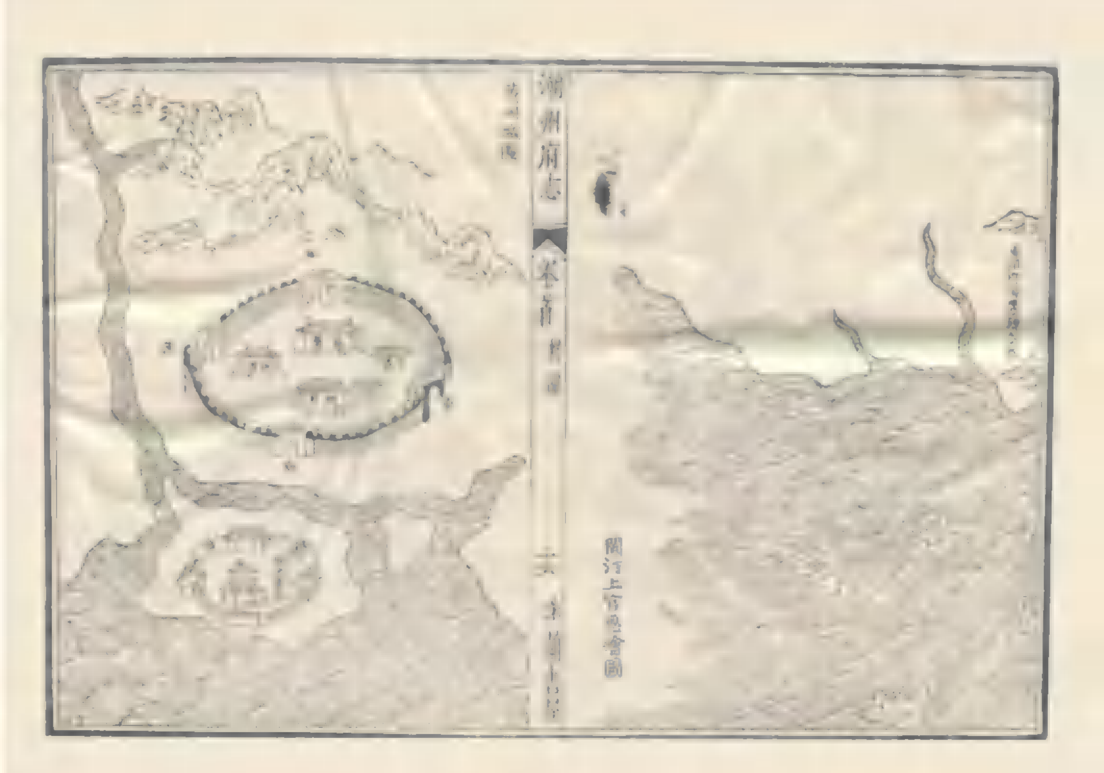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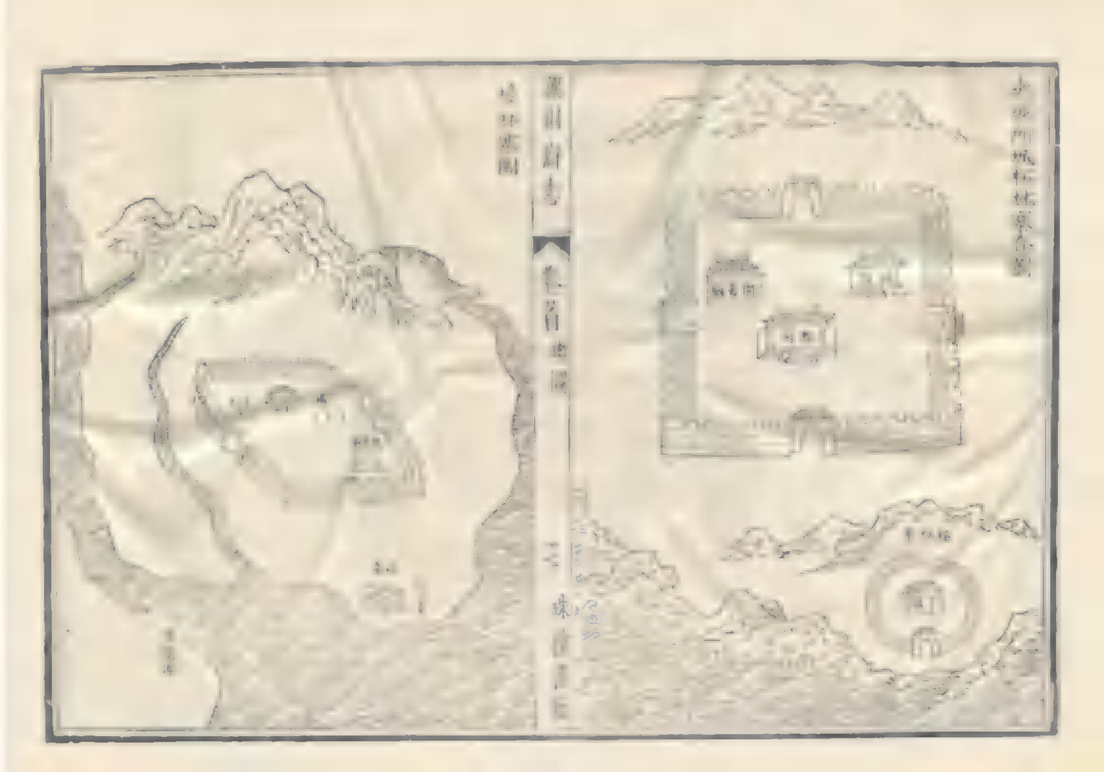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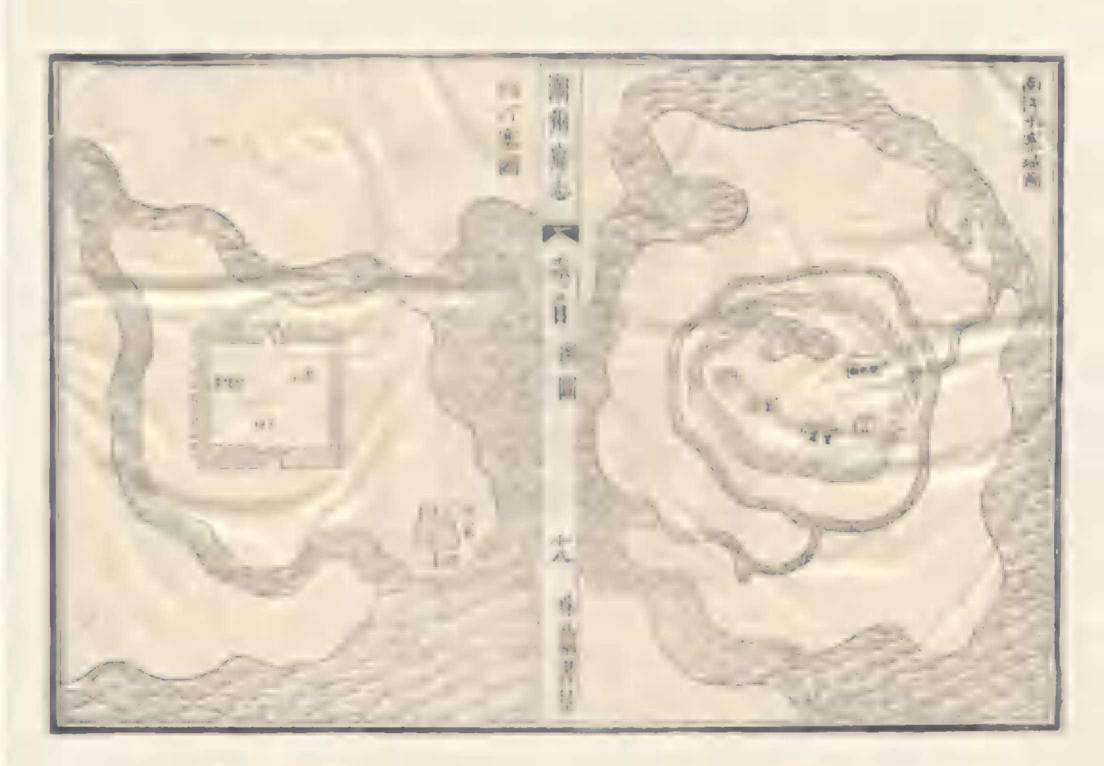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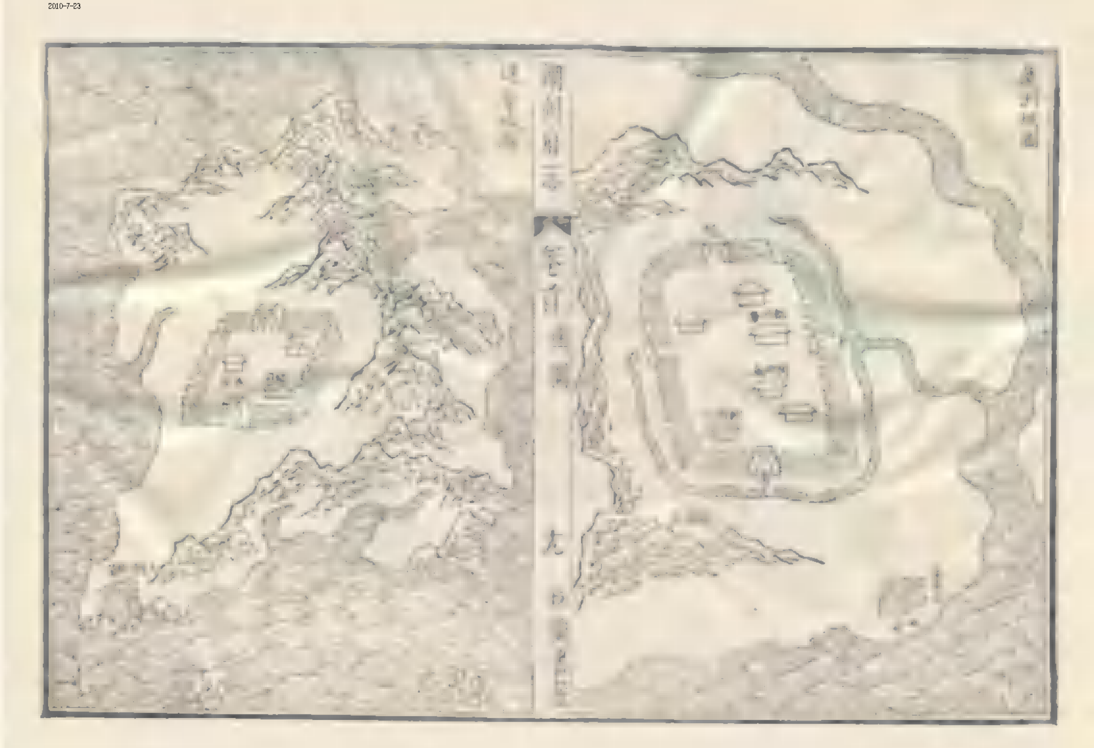





潮州府志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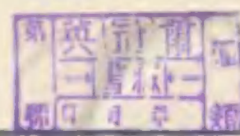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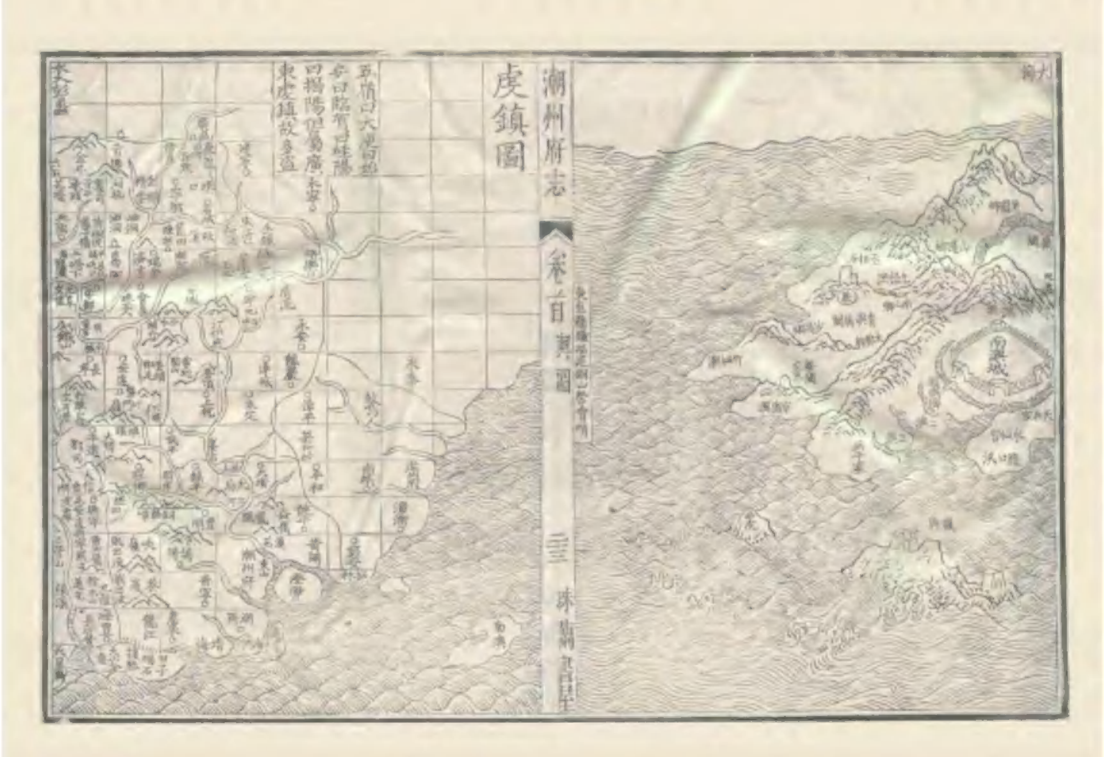


神泉鎮城圖

隆江城圖



南澳圖
潮州府志
卷首 輿圖
三
味蘭書屋
三河鎮城圖


虔鎮圖

